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卷三十三　　　宋　章如愚　撰

禮門

禘祫類

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

商頌長發大禘也玄鳥祀高宗也鄭氏以為祀當為祫

商四時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故長發大禘所以别

四時之禘也周頌雝禘太祖也不言大蓋周以禘為盛祭已更春祭曰禴夏祭曰禘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正則是祫也禘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曰大事者何祫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

陳禮書曰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為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禮不王不禘又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然則魯何以有禘春秋何以書之蓋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者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用於莊公之廟禮記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

廟則禘豈可施於羣廟哉　禮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譏其失禮也漢平帝元始中祫祭明堂後漢張純以為禘也而章懷太子注云俱是大祭名可通也漢時以禘祫為一祭故其禮始紊光武自十八年幸長安祠高廟詔太常行禘禮至二十六年詔問張純曰禘祫之禮不行幾年純奏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至是始復行議者以為光武之祭疏而怠矣　魏明帝詔曰漢氏四百年廢無禘禮

唐開元六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祫而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乃覺其非議者以為明皇之祭數而瀆矣國朝舊制三年一祫以孟夏五年一禘以孟冬禘祫之月不行時享以禧祖為始祖元豐中禮官言古者祼獻饋食禴祠烝嘗並為先王之享未嘗廢時祭故孔頴達正義以為天子夏為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禴秋為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請禘祫之月仍行時享從之其後禮官又以僖祖

而上譜失其傳國家既求其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當缺又從之漢官舊儀載三年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毀廟神皆合食高祖南面昭西南穆東南
將祫祭前期十日肆師告其太宰太宗大史帥執事而卜日既卜太宰眡滌濯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籩人陳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小史叙昭穆之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九服内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

廟庭司服共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其曰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尸各位木主之左凡七尸用九獻王入奏王夏后從王而入奏齊夏尸入奏肆夏王乃珪瓚酌鬯彝彝𩰪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為求神之始也此為一獻后以璋瓚亞獻此為二獻次奏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前祼及樂皆為求神謂之二始以周人尚臭故以鬯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王親牽牲執鸞刀啓其血毛以行朝事之禮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之朝踐之禮王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鍾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獻后稷尸時樂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獻先王先公則大司

樂云奏無射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樂章則歌天作獻文王尸歌清廟獻武王尸歌執競樂同先王先公后薦之後遂以瑶爵亞獻凡四獻也至薦熟時迎尸入室王酌盎齊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酌醴齊以亞獻凡六獻也尸食訖王以泛齊酌尸謂之朝踐凡七獻也后乃薦加事籩豆后以盎齊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諸臣為賔酌沈齊以備卒食三獻凡九獻太祝設饌於廟門外以索祭名為祊既九獻兼作六

代之樂遂行加爵為旅酬之始來日又祭為繹　其禘祭肆師卜日如祫祭九獻之節廟堂之樂所用樂章祊繹一如祫祭所異者但祭毁廟以上不及親廟禮云毁廟之主皆升合食而立二尸韓詩内傳云禘取毁廟之主皆升合享於太廟是也其神主位按鄭玄禘祫志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

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繹祭則同日

禮記正義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云此蓋夏商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正義曰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彼鄭注云禘當為礿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秋嘗

鄭注云夏殷禮也周改春曰祠夏曰礿禘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為殷祭者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僖公八年七月禘于太廟是禘為殷祭殷大也謂五年一大祭　王制曰天子犆音特礿祫禘祫嘗祫烝注云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犆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之夏祭

曰礿以禘為殷祭也正義曰案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商皆與周同祫亦三年為
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為虞夏祫祭每年皆為又云
三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為之不三時俱祫
然案鄭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
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也又禘祫志云
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為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
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商三時皆殷祭皇氏之說

非也　王制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正義曰礿則不禘者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此從南方始南方諸侯春礿祭畢夏來朝故闕夏禘禘則不嘗者西方諸侯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嘗則不烝者北方諸侯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烝則不礿者東方諸侯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礿也然各廢一時餘三時皆祭諸侯礿犆者諸侯降於天子故礿在犆上

也禘一犆一祫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及禘
祭惟犆一祫而已闕時祭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
時祭烝嘗然後為大祭之祫也
議曰聖人制禮合諸天道使不數不怠故有四時之祭
焉而又設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孝敬之心用盡事
終之禮禘祫二禮俱是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殊馬融
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玄注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
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

大通經訓鄭義為長鄭試嘗論之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祫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祫矣又逸禮記祫于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合升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祫也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禘者各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主禘之時文王

以上毁主自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毁主自在二祧之廟而祭禘之與祫同得為盛祭則小於祫而大於四時也曾子問主夫子曰自非祫祭七廟五廟無虚主而不言禘小於祫明矣其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

祭之時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者以為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公羊傳云五年而再盛

祭禘者所以審締昭穆而辨之各於其廟謂追及其祖之所自出故司尊彜又謂之追享禘以祼享先王其祼也猶事生之有享也享以陽為主故禘以夏大宗伯肆獻祼享先王指禘言之也祫者合也所以合聚羣祖而食之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以其自三年之喪畢而朝於廟為始故司尊彜謂之朝享祫以食享先王其食也猶事生之有食食陰也故祫以冬大宗伯饋食之享指祫言之也周禮圖

禘祭

以爲夏四月其説一也而於祫祭則或以爲秋或以爲冬如毛氏詩解閟宫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以祫爲秋祭也崔靈恩亦云禘以夏者以審締昭穆序别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因次序而祭之　祫以秋者以合聚羣生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是亦祫爲秋祭也若果爲秋祭則三十九月爲前二十一月爲後不若張純之説以祫爲冬祭其説曰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

故合聚飲食而祭之然二說或以秋或以冬皆取萬物成熟之時其時不同其意則一不如張紘以冬十月為得其正也　宗廟之享有五年之禘三年之祫所謂間祀也而又有四時之享焉蓋祭不欲數數則瀆故有間祀祭不欲疏疏則怠故有時享宗廟之禮總而言之有三等蓋獻裸是禘之大祭飲食是祫之次祭春享而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總用衮冕太牢言之亦皆為大祭也雖禘不足為大祭祫不足謂之次祭也薛圖　家語

曰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

五年大祭之所及也

祭之制后稷東向羣昭南向羣穆北向　祫祭五齊泛

醴盎緹沈禘祭四齊醴盎緹沈或以為祫三齊坊記所謂

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或以禘四齊禮運

所謂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

其祼樽用雞彝鳥彝司尊彝云春祠夏礿祼用雞彝鳥

彝以禘在夏故也

朝踐用兩犧樽再獻用兩象樽合

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凡祭之禮質明行祼謂之晨祼繼以朝踐次乃饋熟以下是則每廟各行此禮煩難可以一日而畢又乖朝踐之義繹祭則同日

國朝嘉祐四年將行祫饗議者請陳瑞物及代國之寶元豐中請親祠太廟令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仁祖神宗皆可其奏其後祫享應瑞寶貢物可出而陳者並不陳設親祠太廟準此四朝志

國朝舊制禮饌外設常食一牙盤元豐中罷之禮官呂希純嘗建議曰先王之於祭祀皆備上古中古及今世之食所設古器禮饌即上古中古之食也牙盤常食即今世之食也而議者乃以為宗廟牙盤原於秦漢之制殊不知三代以來自備古今之食請依祖宗舊制薦一牙盤及是始從希純之議云

太祖朝太廟見籩豆簠簋問侍臣以禮樂對帝曰我之祖寧識此命撤去亟令進常饍親享畢顧羣臣設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

先進牙盤而後行禮邵康節曰太祖之於禮可謂達古今之宜矣䦨見録　太祖皇帝開寶五年詔享太廟科外别置牙盤然則牙盤之制其來遠矣

九獻一獻王祼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二獻后次王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三獻薦腥朝踐之節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四獻后薦朝事之豆籩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五獻薦熟饋食時王乃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六獻后薦饋食之豆籩又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七獻

王醴尸以玉斝酌朝踐之醑齊八獻后醑尸以瑶爵酌饋食之盎齊以獻九獻諸臣醑尸又次后以瑶爵酌盎齊獻尸諸臣之獻乃所以酢尸故曰諸臣之所胙也此皆先儒之說薛圖載之　禮書曰先儒謂大祫十有二獻非也先儒又謂公侯伯子男三祼在九獻之内亦非也司尊彝朝踐風雨尊皆有罍饋食用兩尊皆有罍籩人醢人有朝踐王獻之后亞之諸臣胙三獻也饋食王獻之后亞之諸臣胙六獻也醑尸三九獻也加爵不與

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

一獻三獻五獻七獻 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鄭氏謂一獻祭羣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獻祭先公禮書

賔客獻數禮書曰賔客之禮士一獻 士冠禮一獻 卿大夫三獻 郊特牲三獻之介 子男五獻 禮器 五獻之等 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 周禮 春秋時楚子入享於

鄭九獻加籩豆六品

配享大禘詩曰實為阿衡實左右商王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末章言伊尹也稽古編書　書盤庚告于羣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國朝舊制親祠太廟不配享功臣有司詔講求禮例自是親祠始與享焉元豐三年禮官言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其祭以三時為大也方是時百物皆報其祭有功宜矣禮記祭統衛孔悝

之鼎銘曰勤于大命施于烝彝後世烝祭不及功臣既不合禮而禘祫及之事不經見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禘祫配享罷之詔凡冬享禘祫及親祠功臣並配享

先後之辨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為二說為鄭氏之說則曰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為徐邈之說則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祫為月

有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祫以二說攷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由此言之鄭氏依倣魯禮推明王制實為有據本朝慶歷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熈寧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請今十八月而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幾舉禮不煩事神不瀆禮官言唐開元中禮官用晉徐邈之說以二祭相去各三十

月合五歲再盛祭之說以為禘祫之數本朝自慶歷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熈寧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祫享即比年頻祫復踵前失請以慶歷以來舊制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詔依見行典禮 四

朝志

唐開元中二十七年禘祫在一歲

一祭二名之辨大宗伯肆獻祼是禘祭也饋食是祫祭也司尊彞追享是禘祭朝享是祫祭也既有此別而賈

逵劉歆以為禘祫一祭二名漢平帝祫祭於明堂而張純以為禘祭章懷太子注云是大祭名可通也周禮既曰肆獻祼既曰追享又曰朝享差別其禘祫也祫則及毀廟之主禘則及於祖之所自出也安得一祭而二名哉

時享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商禮曰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王制

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蓋祫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士虞禮曰薦此祫事則時祭謂之祫宜矣三年之祫大祫也蓋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已及於毀廟之主　月祭玉藻言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春秋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氏釋玉藻謂天子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釋論語謂人君每月告朔不祭謂之朝享然周禮

朝享非謂告朔而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要之告朔於廟餼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行告朔之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禮書　薦新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建議以謂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令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除依詩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於有司一時之

議然四時登薦祖宗行之已久今欲稍加刋定取其間先王所常享用膳羞之物見於經者可依舊制存之其不經者去之庶幾不失禮意凡新物及時出者即日登獻既非正祭則於禮不當卜日漢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為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四朝志 漢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惠帝時 政和中言者謂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疏數之

中未聞一日並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之内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祭之日也詔薦新與朔祭同日即用次日

羣祀類

天子七祀商制天子祭五祀戸一竈二中霤三門四行五也歲徧諸侯與大夫天子同周制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戸曰竈諸侯

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竈或立戶

周有地大夫五祀無地大夫三祀禮記正義曰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鄭氏注云戶竈中霤門行也此商制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祭王制曰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又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

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禮以解之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也有地無地見鄭氏注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户一祀竈二祀門三祀井四祀中霤五祀唐開元制七祀唐初廢七祀惟季夏祀祭中霤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四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户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其儀具開元禮

中霤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鄭氏注云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正義云庾蔚云複謂地土累之謂之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開牖象霤故設主於牖下也正義

祭四時以下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正義云泰昭壇名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有天下

者祭百神

五祀七祀論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家語則以五祀為重該脩熈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為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

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戸之類然則五祀所謂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七祀之祭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禮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傳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戸之類而已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説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

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行而祀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秦陳寶祠秦文公以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寶祠質如石似肝云語辭

秦伏祠秦德公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顔師古

云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非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伏庚金也

八神祠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其休絶莫知起時至始皇乃祠之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盛

山八曰四時主祠琅琊

漢蚩尤祠高祖狥沛為沛公祀蚩尤釁鼓旗及即位詔

御史令豐治枌榆社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

唐親祀神農於東郊明皇開元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

農於壇上以后稷配二十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

句芒遂躬耕壠畒止

唐先農壇唐永徽以前皆謂籍田壇至垂拱後乃為先

農後又改為帝社壇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籍田太

常修撰韋公肅言籍田禮廢久矣有司無考乃據禮經參采開元乾元故事為先農壇於籍田

漢宣室受釐漢惟祭天地五畤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未央殿前正室文帝受釐

唐壽星壇明星生於八月以仲秋日月會于壽星特置壇用於秋節日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東漢老人星廟在國都南郊祀之

宋朝壽星壇景德三年八月王欽若言謹按月令八月

命有司秋分日饗壽星於南郊其壇亦依靈星制度

風伯雨師國朝每歲以立春後丑日祭風伯立夏後申

日祭雨雷師諸州亦設祭淳化四年光禄寺言風雨本

中祠而獻官行禮反是小祠禮料切惟風雨之功其於

萬物最大唐太宗親曽展拜今禮數混亂乞行改正從之

祥符元年請令州郡長吏親享二年有司言州縣神祀

並如小祀用羊一籩豆各八簠簋各二從之

祭司寒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氷先薦寢廟鄭

注云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氷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將食肉之禄氷皆與焉正義云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凌人云夏頒氷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日在北陸者北陸虛也謂十

二月日在虛之時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者西陸昴也鄭康成以四月之時日在昴畢之星朝見東方於時出冰以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也朝之禄位謂大夫以上黑牡秬黍者以其祭冰神色尚黑謂司寒之神則玄冥水神也火出而畢賦左傳云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則火出季春建辰之月以周禮夏頒冰乃建巳之月不同者但建辰火星在卯火星始出至建巳火星漸高總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

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不甚相遠又三月内有四月節時故據夏而言之　太祖建隆二年始置藏冰務而修其祭焉以四月命官率太祝用幣以黑牲祭玄冥之神乃開冰以薦寢廟詞題　唐制先立春三日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祭訖鑿冰而藏之仲春開冰具開元禮通典

祀大火康定元年太常博士胡宿請修火祀按春秋士匄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味陶唐氏之火正曰閼伯居商

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說曰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後世以為火祖相土契之曽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按商丘今南京太祖皇帝受命之地當房心之次以宋建號用火紀德盖取於此至真宗始升建京邑號為三都則閼伯之神上配大火國家之興實受其福至於祀典尤宜超異於昔今閼伯祠制度狹小又不領於天子之祠官歲時府吏享祀而已甚非報本尊始之意願詔太常列於祠官歲時遣使齋其攝行祠事

詔禮院詳定既而宿又言云云祥符中交修大禮拱揖諸神雖偏方遠國山林之禮不出經據偶在祀典者尚秩王公之攝增牲牢之品而大火閼伯國家蒙福之神宋興八十年祠官不以聞此有司之闕也又按左氏國語董因逆晉侯于河公問曰吾其濟乎曰君之出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為大辰辰以成善又曰嗣續其祖以穀之滋韋昭以為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子孫繼續其祖如穀之蕃滋推此而言則東

方七宿房心通有農祥之稱若因舊丘古祠除潔壇地
臨遣近臣對祭閼伯不惟講修火政亦足以祈豐年以
陶唐之舊祀祖宗之闕典一旦恢而復之爲萬世法貽
厥子孫永錫純嘏臣不勝區區太常禮院言閼伯爲高
辛火正實居商丘主祀大火能宿其官後世因之祀爲
貴神配火侑食亦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歷千
歲遂爲重祀祖宗以來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閼
伯之廟每委京司長吏致奠咸秩之典未始云闕然國

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切謂宜因興王之地商丘之舊作為壇兆秩大火以閼伯配之每建辰戌出納之月内降祝板詔留司長吏奉祭行事籩豆牲幣得視中祠云云從之

羣書考索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陳炳

羣書考索卷三十四

宋 章如愚 撰

禮門

羣祀類

太一 賈公彦周禮疏曰按爾雅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常居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如鄭氏之說則周禮所謂上帝之祀昊天乃今之太一是三代亦有其祭矣 按元命包紫

微宫為大帝又云中宫太極星其一明者為太一常居文耀鈎亦云中宫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太一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則天皇大帝之號也
武帝時繆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天子立其祠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會要所謂大祀小祀者以太一為天之尊神五帝乃其佐也初漢武帝用方士之言初郊泰時然命祀之典尚論於二祝之

雜說而未知禮經之明證當是時漢有五帝之位禮官知尊五帝以為天之神而不知太乙之神乃天尊之又尊者也至武帝而正定之尊其禮幣在五帝之上唐人因之肆類圜丘則列太一之位次於昊天上帝與天地神祇為比類皆大祀也太和中博士不達其指以漢武所建溺於方士非六籍之正降為小祀至武帝而復之開元通禮命為中祀咸平禮官重復其禮復為大祀太宗從之自是著為定令矣　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

以行九宫九宫者一為天蓬以制兾州之野二為天芮以制荆州之野三為天衝其應在青四為天輔其應在徐五為天禽其應在豫六為天心七為天柱八為天任九為天英其應在雍在梁在揚在兖天衝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眚在青在徐天柱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眚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宫焉此謂以九宫制九分野也　太宗皇帝時始建置太一宫於蘇州其後司天春官楚芝蘭上言請於京

師蘇村建太一宮詔從太一宮於蘇村太一宮成張齊賢請用祭天地之禮殺其半又少損之歲每四立日行祠禮上令增教坊伶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漢制

靈星詩曰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靈星不知何星漢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見而祭之史傳之説靈星惟有此耳漢郊祀志　後漢志云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

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靈星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耘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通典云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唐開元禮祭靈星於國城東南天寶四載升為中祀　武帝乾封三年詔天下尊祠靈星

高禖後漢志仲春之月立高禖祠於城南祀以特牲漢

武帝立高禖壇於城南後漢至晉皆因之北齊置壇於
南郊旁隋亦祀於南郊　景祐四年二月張奎言月令
仲春燕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
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
此先王求嗣之祭頗敕有司准舊儀天子躬行時祭祈
天錫羡承萬世之業詔有司詳定禮官以謂記月令雖
可執據然周官所載獨闕其文則成康之時似廢而不
享月令本秦呂不韋所集疑此乃夏商所行班固郊祀

志言漢家祠祭最悉不言禖祀獨枚臯傳言皇子禖祀
則武帝乃一時權祭非經也後漢至江左槩見其事而
儀典委曲不可周知且推檢歷代祭饗樂章無高禖歌
辭則當時所祀似禮之細者惟齊高禖祀最顯然出於
草創儀章覇駮妃嬪參享黷而不蠲恐不足為後世法
唐明皇因舊月令特存其事及開元定禮已復不著陛下
稽古是式圖復舊章然高禖之祠湮晦已久禮經不全
朝廷必欲從之亦應參準前言無裨煩褻以瀆上神謂

當築壇於南郊春分之日以祀青帝本詩克禋以禮祓
之義也配以伏羲帝嚳羲本始嚳著祥也以禖神從祀
報古為禖之先也以石為主依漢晉之舊也牲用太牢
樂以升歌儀視先蠶使有司攝事祝版所載具言天子
求嗣之意乃以弓矢弓韣致於禖神之前祀訖奉弓矢
等并胙若酒進内以禮所御使齋戒受之以應求男之
祥仍每歲令有司申請祭之命曰特祀不為常典詔可
是月太常禮院言其壇制高九尺周廣二丈六尺四出

陛陛廣五尺設三壝壝別二十五步主用青石玉用青
玉幣色從之牲用牛羊豕各一如盧植所說祭歌樂章
祀儀並準青帝樽罍神座如勾芒寶元二年八月詔為
皇子降誕遣官以太牢報祠高禖並準春分祠儀唯不
設弓韣弓矢康定二年正月詔高禖著為常祀遣兩儀
官攝事二月禮官言高禖既載常典即為報祀今後欲
依寶元詔書更不設弓韣弓矢從之慶歷三年余靖言
高禖之祀不設弓韣弓矢非是請如景祐之制禮官議

曰生民云克禋克祀以祓無子鄭云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福此則禖祀之義本主於祈求至漢武既得太子立禖官於城南祀以特牲始為報禮亦不言去弓韣弓矢之禮今皇嗣未廣宜謹祈祓當循古典庶獲嘉祥請依所奏自今祀依舊用弓韣弓矢詔可嘉祐二年五月詔徙高禖壇於南郊壇東注先是禮院言禖壇卑陋請徙高爽之地議者請徙於圜丘之東或言當在東方長男之位下禮官詳定以為漢武始立祠於城南後漢至

晉皆因之北齊制壇於南郊旁隋以祀於南郊唐禮不載國朝景祐中初築於南郊壇之西南其地卑濕宜徙圜丘之東擇高爽地改築之

雩祭荀子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營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興歟何以不雨至此極也

陳禮書曰雩祭也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禮書云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也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

事注曰雩也黨正春秋祭禜注曰雩禜水旱之神也女巫旱暵則舞雩使女巫舞旱崇陰也詩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注曰龍見而雩檀弓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毋乃已疏乎左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龍建巳之月過則書春秋書雩者二十皆秋雩也惟成公七年冬大雩雩樂以舞為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北齊祀禮古者雩舞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

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達陰之意也 禮書 雩用建巳之月而建巳月乃陽亢之時陰氣難達故雩祀作焉過此而雩春秋所以譏也 東萊呂氏曰雩有二等有常雩有旱而雩龍見而雩歲之常雩也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而再雩也 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注云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

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

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

帝也百辟卿士者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

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

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

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

正義云以四月純陽用事故云陽氣盛而常旱故制禮

此月為雩縱令雩祭時不旱亦為雩祭雩五精之帝者

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以五天總祭不可徧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當以人帝配之太皥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黄帝配含樞紐少皥配白招拒顓帝配叶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古者上公若勾龍后稷之類者百辟則古之上公則國語鯀為崇伯而禮記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為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案左傳有社稷

五官今直云若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収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爾凡周之秋三月之中旱亦修雩禮以求雨者釋此經大雩在五月之中為五月不雨修雩祭作記者言云五月之雩是常雩故記之於五月也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者按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為雩是譏其冬雩是冬無雩也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不雩雖旱不為修雩之祭其周季夏當

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也穀梁說云得雨而雩不得雨曰旱公羊說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二家之說不同

大雩若國大旱則司巫師巫而舞雩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祝天地宗廟後漢自立春至立夏盡為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東晉穆帝制雩壇於南郊之旁梁武帝天監元年有事雩壇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

於是停用柴燔從坎瘞典時儀曹朱異議曰按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燎柴之說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正觀雩祀於南郊開元旱甚則大雩

大蜡蜡之義自伊耆之代而有其禮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神農初為田事故以報之夏氏更名曰嘉平廣雅曰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萬物成就而報其功殷更名曰清祀廣雅曰清潔而祭祀也

據廣雅則夏曰清祀殷曰嘉平今按風俗通及蔡邕章句耳未詳孰是周因之復名大禮天子之禮故曰大禮以歲十二月建亥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春官宗伯以䶅辜祭四方百物䶅牲胸而磔之為腊焉崔靈恩云禮祭用少牢行一獻之禮䶅音普逼切其祭以主日也主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著莫大焉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配以月餘百神從祀於下所禮之神有八一曰先嗇二曰司嗇先嗇若神農為主司嗇后稷為主三

曰農農田畯也鄭衆曰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四曰郵表畷謂田畯於田表畔相連之所造田舍焉爲郵亭屋宇督約百姓之處五曰貓虎所以迎貓爲食田鼠也迎虎爲食田豕也鼠豕能爲田害故迎貓虎之神而祭焉六曰防防所蓄水亦以障水七曰水墉水墉溝也一云以池所以受水亦以洩水八曰昆蟲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能爲穀害索鬼神而致百物用六奏之樂大司樂云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

而致嬴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云禬則龡豳頌擊土鼓

秦初因曰臘後復曰嘉平臘者獵也曰臘取禽獸以祭先祖也又曰臘索羣小神而祭之或云臘接也新故交接狎臘大祭而報功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鼓非迎氣故但送而不迎

漢因復曰臘或曰臘之名始自漢氏按左氏傳虞不臘

矣是已有臘始漢之説非也季冬之月星廻歳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言祭宗廟旁祭五祀蓋同一日自此而始非舊典也

魏因之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禘以其終而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禘以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禘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禘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

酉禘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禘以辰臘今魏土德而王宜以戌禘辰臘

宋因以水德王禘以子臘以辰

後周以十月祭神農伊耆以下至毛介等神於五郊五方天地星宿四靈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禘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為小壇於其側自嶽鎮以下則各為坎餘於平地

隋初因以孟冬丁亥禘百神開皇四年詔曰考之前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禘者停可以十二月為臘於是始革前制

唐貞觀十一年房玄齡等議曰按月令禘法唯祭天宗近代禘五天帝五人帝五地極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季冬寅日禘祭百神於南郊大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簠簋甑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等與大明祠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鎮四海

四瀆以下方别各用少牢心其日祭井泉於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宫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鱗羽蠃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猫虎及龍鱗朱鳥白獸玄武方别各用少牢一每座籩各二簋簠甑俎各一䄍祭凡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䄍之明日又祭社稷於社宫如春秋二神之禮神農伊耆氏以著樽皆二實盎齊田畯以壺樽實沈齊水墉坊郵表畷猫虎昆蟲以散尊實清酒皆二立冬蜡

祭百神髙尺廣尺蜡壇也　開元中制儀季冬臘曰蜡百神於南郊之壇若其方不登則闕之其儀具開元禮宋建隆元年三月有司上言國家受周禪周木德也木生火宜以火德王色尚赤請以戌日為臘從之四年六月和峴上言伏準去歲十二月十四日臘以前十日辛卯蜡百神按蜡始於伊耆氏夏曰嘉平商曰清周曰蜡漢曰臘是知蜡者臘之别名漢以火行戌日為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田獵禽獸以享百神報成之功也王者

因行臘蜡上享祖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沿襲為常至唐實秉土德貞觀之際尚以前寅蜡百神卯祭社宫辰日臘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以辰臘以應土德也當時議者以為得宜聖朝火德宜以戌日為臘而以前七日辛卯便行蜡禮恐未合宜況今宗廟社稷並遵臘享而獨蜡不以臘於理不通事下太常議曰按開元禮云臘日蜡祭請如晛議今後褙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用戌臘一日從之　天聖三年十一

月同知禮院陳詁言每年季冬蜡百神於南郊祠壇五方田畯郵表畷之位各於其方　元豐六年正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歷代禮祭獨在南郊為一壇惟周隋四郊之兆乃合禮意又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為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請蜡祭四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前期司農闕有不順成之方更不修報其息民祭在蜡祭之后從之並會要　雜記曰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

樂也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禮書曰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元冕而有司皮弁其牲體騙享其樂六樂而奏六變次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祇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享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　禮書曰古者蜡則飲於學黨正屬民飲酒於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仲尼與於蜡賔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

謂之蜡矣　禮書曰先儒言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於天宗割祠於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蜡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於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䄍而收民息已也禮書曰蜡及天宗則日月星辰之類而已後周兼天帝而祭之非也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序以

樂民則唐一於南郊亦非也　蘇子曰蜡者古今之戲禮也殊不知存其禮所以勸農而使之樂事就功也是以因俚俗凡鄙之所為而勸農以興嗣歲祈豐年而養君子於安逸飽適之地故詩風雅頌篇凡言稼穡耕耘之事而詩人之終篇必言農夫所與修祭祀興飲食而相與歡樂之意者豳詩七月信南山甫田大田與夫頌之歌豐年歌載芟良耜可考也

社稷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

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禮書祭法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百姓以上則共立一社社之名不同如此又有所謂亳社小司寇所謂勝國之社稷是也共工氏之伯九州其子曰勾龍能平九州故祀之以配社厲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植百穀故祀之以配稷商之時又

易之以周棄鄭康成曰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也禮書曰王與諸侯之祀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黄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則受其方土之色於天子而苴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則北向社面陰故也其

制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所謂夏后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也其方則廣五丈此見韓詩外傳其主則石為之先儒謂石地類也左傳言擁社抱社主是也其列則社東而稷西禮書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月令大割祠於公社春祈歌載芟秋報歌良耜此祭之常也凡天地大烖之類祭小宗伯大故天烖之彌祀太祝君行有宜宮成有衈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

其地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遇天灾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禮神之玉蓋用兩珪有邸其牲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用黑幣日用甲祭日之晨王及尸皆服絺冕樂則大司農云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用三獻其禮取血先瘞於所祭之處以為祭始次則禮神以玉時尸前薦爓肉及脯醢籩豆王則酌大罍中酒以獻尸所謂朝踐之獻是為一獻也至薦熟時宗伯亦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

獻尸食訖賔長酌酳尸謂之三獻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亳社有所祈求禱祠則祭之以刑官為之尸喪祝掌其祀　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因命縣為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以羊彘人里各自裁以祠平帝時王莽奏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以后稷食

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一斗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立社稷於洛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無屋有墻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郡縣皆置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理有社無稷以其使官也　東漢志曰古者師行有載社主不載稷也　魏自漢後但大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明帝祭社但稱皇帝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社之祀　東晉

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二社一稷　宋仍晉舊無所改作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修儀其神一位北向稷東向齋宮社壇東北南面立以西為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為上稷名大稷　梁社稷在太廟西天監四年以太常省牲太常牽牲太祝令贊牲至大同初又加官稷并前為五壇　陳依梁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為六飯粳以稻以牟黃粱以簋白粱以簋黍以瑚粱以璉　後魏天興二年置大社大稷帝社於宗廟之右

為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勾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祠　北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　後周立社稷於左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内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色用黑孟冬丁亥又臘祭之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各祭百姓亦各為社　唐社稷亦於含光

門內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
配稷以后土配　武后神龍元年詔於東都建太社社
主用石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禮官博士議社主長
短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丈蓋以土是
五數其社主請準五數長五尺准陰之二數方二尺剡
其上以象物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
本末均也又檢舊社稷壇上四方布以方色惟中央覆
以黃土又天寶三載詔社稷列為中禮頗紊大猷自今

後社稷列為大祀大歴六年勑中祀並用少牢貞元五年後依正禮用太牢詔從之　宋朝景祐四年詔太常檢討云按五禮精義州縣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文宣王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終獻如有故以次官攝祭社稷與釋奠同請詔天下並用此禮從之　祥符二年禮院請正配座每座樽各二籩豆各八簠簋各二俎二從祀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從之又獻官作小祠例止以公服行事　天聖十年禮院言

按唐郊祀録太社壇廣五丈高五尺五色土為之稷壇在西如社之制社壇以石為之主形如鐘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下以其社稷四面宫垣飾以方色面各一屋三門每門二十戟四隅皆連飾罘罳如廟之制詔依舊制修築仍遣官祭之

朝日夕月周禮大宗伯實柴以祀日月星辰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古之祀日月其祀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

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小宗伯四類於四
郊鄭注云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月令孟春祈
來年於天宗天宗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
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
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社而祀之
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
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
為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

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宫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昭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元冕元瑞其圭之繅藉則大采少采禮之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周禮於掌次之帟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繅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　漢武帝因郊泰時朝出竹宫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　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

春分之禮也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禮書

魏文帝詔曰天子拜日東門之外禮方明也而漢儀煩褻似家人之事非尊天之道明帝太和二年二月丁亥朔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得古禮唐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　宋朝天禧元年四月監察御史王博文言近充監祭使祀夕月其日辰時行事至巳前禮畢伏以祀稱夕月壇號夜明既屬陰靈翻居

晝祭恐未合宜事下太常禮院既而上言准禮秋分夕

月於西郊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

夕夕月柳宗元論云夕之名者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

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傳曰百官

承事朝而不夕按禮文秋分八月蓋其時晝夜平分太

陽當午而陰魄已生遂行夕拜之祭以祀日未前一刻

太宰令率宰人以鑾刀割牲未後三刻行禮唐劉禹錫

仕御史監祀夕月壇有詩備記其事注云其禮用晝蓋

是古禮以夕行朝祭之禮又按禮云從子至巳為陽從午至亥為隂參詳典禮合於未後三刻行禮從之

四望書曰望於山川又柴望大告武成周禮小宗伯祀四望四類左氏曰望郊之細也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哀公六年　陳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諸侯之望皆其境内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懐柔百神及河喬岳周禮

於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天言祀地言祭人言享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神可知矣鄭司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氏傳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許謹曰望日月星辰河海大山其說葢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曰四望五岳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為四方其言與望之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

望衍鄭氏讀衍為延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廵狩之分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　望祀其兆四方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吕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茢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茢晉語所謂置茢絶設表望是也並陳禮書

四方禮書曰周禮大司馬春祭社秋祭祊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又曰方

社不莫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為民祈方為民報祈在春報在秋詩言來方禋祀明堂言春社秋省則秋省歛而因祀焉此所謂來方禋祀也鄭康成釋曲禮謂四方五官之神東勾芒西蓐收南祝融與黎北玄冥釋舞師謂四方四望是也康成從先鄭之説釋大宗伯謂四方百物八蜡也然𨚍人凡四方在山川之下大司樂曰望在山川之上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帗舞則四方非

百物也祀之禮則其位四郊其兆蜃尊兆人凡山川四方此蜃其舞皇舞舞師教皇舞帥而舞四方祭祀其牲體則疈之其牲色則各以其方之色而已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周禮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則四方之祭不特用羊而已

羣書考索卷三十五　　宋　章如愚　撰

禮門

羣祀類

后土書曰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大宗伯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也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神月令中央其神后土后土顓頊之子孫兼爲土官○左氏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漢武帝祠

后土於汾陰宣帝祠后土於河東而宋梁之時祀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示為后土矣然周禮有天示有地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祭祀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正祭也禱祀之屬非正祭也○大宗伯以血祭社稷又曰大封則先告后土大祀大師大會同宜於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神也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以太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

社神是兩之也禮書

表貉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禡師祭也禮記禡於所征之地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禮祠肆儀爲位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禡則爲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馬周官所謂表禡

誓民是也○唐制禡祭爲壇壝設座掐皇帝齋於行宫從官齋於軍幕置甲胄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矟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置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

旅祭旅祭掌次王大旅上帝大旅上帝祭天於圜丘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

具矣不足以享帝書曰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刋旅論語曰旅於泰山爾雅曰旅陳也○陳禮書曰旅非常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刋旅者以水災耳惟此則凡所遭大故則凶災之類也攷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氊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職金旅上帝則金版旅諸侯亦如之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小大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爲至也

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類祭造祭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伯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凡天地之大灾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禱祈祀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肆師

類造上帝則爲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於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造於廟則類者類其神而造之也造者即神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守或以大師或以大烖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爲日月星辰蓋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

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類是禡爲師祭葢以太祝太師
類上帝而知之也社稷宗廟非大烖則無類祭祭上帝
非廵守之所至則無造祭書言至於岱宗柴詩言廵守
告祭柴望此葢造上帝之禮也廵守於其將出則類上
帝於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於其將出亦類上帝於其
所至時禡於其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
柴於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葢
類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于上帝於湯之受

命則告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而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受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既與旅也覲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告上帝小宗伯肄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西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禮書山川黄帝祭于山川虞氏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周制四坎壇祭四方以血祭五岳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一歲凡

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皆因以祭之禮神之玉兩珪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用五獻祭皇及尸皆服毳冕樂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祀山川其祭之岳鎮則升血爲始四瀆則沈血爲始次薦籩豆爲朝踐之獻也大宗伯亞獻亦以盎齊至薦熟王酌清酒以獻尸亞者以清酒所謂饌食之獻通前四獻也尸食訖王酌清酒以酳尸凡五獻也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

奉名山川鬼神可得而序於是自崤以東名山大川祠曰太室嵩高也常山泰山會稽山湘山水曰濟曰淮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蜀山之嵎也名川四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而四大冢鴻岐吳岳昔有嘗禾以新炅祭之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騂駒四灞滻澧澇涇渭長水皆大山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漢孝文十二年五

穀不登詔增修山川羣祀武帝因廵守禮其名山大川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後魏景穆帝立五岳四瀆廟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呉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在東夷中遥祀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年别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書舜典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詩般廵守祀四岳河海也○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沱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

事於配林○公羊僖三十三年三望者何望祭也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祭之

藉田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千畝於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内宰詔后帥六宫之人生種稑之種以獻於王使後宫藏種而又生之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漢文帝制曰農天下之本遂開藉

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舊儀春始東耕于藉田官祠先農以一太牢百官皆從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種百穀萬斛爲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爲粢盛景帝詔曰朕親耕爲天下先昭帝幼即位耕於鉤盾弄田○後漢明帝永平中二月東廵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廵耕於懷縣其藉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及耕於乙地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

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穫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皆勸人始耕○魏氏天子親耕藉田藩鎮闕諸侯百官之禮晉武帝大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藉田于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藉田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帝御木輅以耕太牢祀先農自惠帝後禮廢矣○東晉元年將脩

耕藉事竟不行○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將親耕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於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宫之人出種稑之種付藉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農如帝社儀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蒼駟建青旂著通天冠青幘青衮佩蒼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郊廟

儀至藉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藉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禮畢乃班下州縣悉備其禮焉○齊武帝永平中耕藉田用丁亥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從五輅後

梁初依宋齊禮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以啓蟄而耕藉百官御事並齋三日沐浴裸享侍中奉耒

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普通二年又移藉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於南北郊則有親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反○後魏大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藉田祭先農用羊一

北齊藉於帝城東南千畝内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大麥小麥色别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尺四陛三壇四門又爲大營於外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

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享祭訖親耕○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為壇行禮播植九穀納於神倉以擬粢盛穊藁以餇犧牲

唐貞觀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親祭先農藉一千畝之甸○太后改藉田壇為先農壇神龍初復改先農壇為帝社壇開元二十三年二月親祠神農於東郊勾芒配禮畢躬御耒耜親於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玄宗欲重勸耕藉遂進耕五

十餘步盡壠乃止耕畢輦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
加級賜帛其儀備開元禮
雍熙四年九月內出御札曰朕嗣守大寶惟懷永圖發
一言必念生靈嘗一膳必思稼穡雖燔柴告類紫壇屢
薦於至誠而執耒親耕青輅未行於盛禮敦本之道不
其闕歟三推宜舉於舊章百代永垂於信史以來年正
月擇日有事於東郊行藉田之禮令所司詳定儀注以
聞無至煩勞務遵典故次日太常禮院言按開寶通社

藉田不置五使令請依南郊命使遂以宰臣李昉為大
禮使陳王元僖為橋道頓遞使時尹開封翰林學士宋
白為禮儀使賈黄中為鹵簿使御史中丞張宏為儀仗
使命白黄中與學士蘇易簡同詳定儀注十月一日詳
定所言按通典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春氣其方位
請在東郊又北齊祠壇高九尺廣輪三十六尺四陛三
壝四門唐制高五尺周回四十步今請壇高九尺周回
四十步飾以青又歷代增去京城遠近各異請於朝陽

門外七里之外十五里之内擇地爲壇又通禮不載告廟及禮畢稱賀之儀今緣國家盛禮望遣大臣前二日告昊天上帝大廟俟禮畢文武百寮詣行宫稱賀從之十日詳定所言按通禮儀注皇帝親載耒耜於車右隋禮儀志齊代籍田令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之後又舊禮魏晉耕籍乘木輅今準通禮皇帝乘耕根車請以象輅載耒耜列於仗内御前在皮軒車後所以明示重耕籍之禮從之十五日禮儀使言宋齊之制於先農

臺東別立觀耕臺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推耕其臺不載制度請築高五尺周回四十步四出陛飾以青

按唐開元二十三年藉田畢還宫大赦取進止從之乃候禮成肆赦二十一日詳定所言宋元嘉中親耕藉田千畝中開阡陌御耕位在先農壇東北唐禮不開阡陌設御耕位於先農壇南七步詳此即當時壇前不設樂垂則御耕歷代不同今既備樂垂二舞俱在壇前請定御耕位在壝門東南又依隋置青箱奉穜稑之種今請

用九穀從之二十三日又言舊禮有庶人終畝之説即不載庶人耕位所在請於諸侯耕位之南退近東十步西向以成終畝之禮又按典禮先農壇用犢一近制中祠以羊豕代望權用犢以純色充禮料祭器權視大祠神農后稷竹冊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百官不受誓戒從之十一月又言享先農亞終獻請准近例以諸王充其享畢獻官並行耕禮七日又言准詔定乘耕根車而車元無副上下小大與金玉輅等緣天子所乘皆有

副請改乘玉輅以耕根車改載耒耜十五日又言舊禮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舊例宰相攝與諸王並行五推禮九卿九人舊例以左右僕射六尚書御史大夫攝諸侯三人舊例以正員三品官及上將軍攝並行九推禮云云端拱元年乙亥上於東郊視饗先農以后稷配遂耕藉田始三推有司言禮畢上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於千畝豈止以三推爲限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還御乾元門大赦改元民年七十以上有德行爲鄉里

所宗者賜爵一級○仁宗明道二年二月九日帝齋於天安殿翊日昧爽祀神農后稷於壇禮畢就耕位侍中奉耒進御帝搢圭秉耒三推張士遜奏禮畢帝曰願推終畝士遜復奏王有三推禮書舊式帝曰朕志在千畝卿等固請遂耕十有二畦御正陽門肆赦詔呂夷簡等編藉田記

祭親蠶内宰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祭於北郊以爲祭服禮天官○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

室焉上文注　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記月令

○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同上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古之獻繭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黄

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公先王敬之至也祭義○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也同上○詔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前文帝紀○詔后親桑以奉祭服爲天下先○明帝永平二年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禮儀志○祠先蠶禮以少牢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上文注○魏文帝黄初

七年正月命中宫蠶于北郊依周典也晉禮志○正觀元年三月皇后親蠶唐太宗紀○開元中上命宫中食蠶親自臨視欲使嬪御已下知女工之事及蠶罷獲絲甚多因以賜焉舊玄宗紀○景德三年二月王欽若言古者王后親率嬪御以祀先蠶是以開寶通禮郊祀録並有親蠶祝辭又通禮義纂后親享先蠶貴妃為亞獻昭儀為終獻若攝事則尚宫初獻尚儀亞獻尚食終獻又周禮大宗伯后不與祭則攝而薦豆籩徹蓋薦徹豆

蓮王后之事而宗伯得攝之唐會要云農桑衣食萬人
不宜獨闕先蠶之祭皇帝遣有司攝事可也臣以爲屬
之命婦未若歸於有司望詔有司參定其儀詔太常禮
院檢討攝祭故事禮院言按開寶通禮季春吉巳享先
蠶於公桑有司攝事前享五日諸預享官散齋致齋享
日設先蠶座於壇上北方南向云云又按唐會要云皇
帝遣有司享先蠶如先農可也乃詔自今依先農例遣
官攝事二月太常禮院言按周禮蠶於北郊以純陰也

漢蠶於東郊以春桑生也魏依周典晉太康中蠶於西郊蓋與藉田對其方也又通典晉制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陛陛廣五尺北齊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隋置壇於宮北三里高四尺唐在長安宮北苑中高四尺周回三十步今詳歷代沿革制度不同請約故事築於東郊從桑生之義其壇酌中用北齊之制設一壝二十五步如中祠禮例從之

六宗類

虞書曰禋于六宗

周制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禋祀祀昊天上帝

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盧植注云天宗六宗之神

李郃家書謂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

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平帝元始中王莽孔光等議曰乾坤六子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是

謂六宗

後漢安帝立六宗祀天地四方之中於洛陽西北戌亥之地比於太極說者謂六宗者在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

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熟非冬不藏禋於六宗此也

孔安國曰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祖迎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

雩禜祭水旱是為六宗

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

魏明帝立六宗祀祀六子之卦明帝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為六宗之卦故不廢景初二年故祠太極冲和之氣晉初罷其祀時劉邵謂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時從其議

司馬彪表云六宗之祀不應特立遂廢後復立因魏舊事時摯虞奏祀六宗如舊從之

後魏明宗立六宗祀孝文太和十三年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臣於郊天壇○時高閭曰六宗之祀議者不同凡十一家莫能詳究帝曰尚書稱肆類上帝禋於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别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

評曰虞書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漢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川海澤六子之卦爲六宗者按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

物象不應祭之後漢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者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孔安國言寒暑日月水旱為六宗者於理又乖鄭元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六宗者並是星辰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魏劉邵以冲和之氣六氣宗之者氣先於天不合禋天之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其間有張廸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等並不堪録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為六宗於義為當何者按周禮以禋祀

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别神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通典○孔叢子云宰我問禋于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也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至於郊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安國王肅用此說又一說云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云乾坤六子顔師古用此說一云天地四時一云天宗三日月星辰也

地宗三泰山河海一云六爲地數祭地也一云天地間游神也一云三昭三穆王介甫用此説一云六氣之宗謂太極冲和之氣蘇子由云捨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説未可信也○孔安國注尚書禋于六宗云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孔頴達尚書正義又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祖迎於坎壇祭寒暑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幽

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康成註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康成注以解此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

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為天宗者三日月星辰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康成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

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巳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
屬地宗者社稷五祀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
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
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
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
謂宜依舊近年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梁博士崔靈恩
三禮義宗曰尚書禋于六宗禋有三義禋者煙也潔也
精也煙者燔柴升煙于天以氣聞達潔取淨潔以表無

穢之理精者取祭者精慤之意六宗之神先儒所釋義各不同義雖不同亦各有通伏生馬融謂六宗者天地四方所以用天地四方爲六宗者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熟非冬不收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祭之謂之六宗而或有非之者以前文有類于上帝今復謂天爲類六宗無天地意謂其在天地四方生成道廣濟物既洪故報亦非一或類或宗尤未盡其功豈有嫌前已祀而謂後爲非也然迎春既祭蒼

帝靈威仰之神而復郊祭豈可以復以春迎祭天而嫌郊爲非天也崔靈恩三禮義宗 ○歐陽和伯夏侯建謂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萬物者謂之六宗許謹非之曰處六宗之間謂之六宗其實爲一而名六宗虛實相互何以爲義歆謂本義以六宗之中合其尊祭故謂之六者明其在六之中間爲人所宗非名宗爲六不可責其稱六者非實是一之名也三禮義宗 ○孔光劉歆謂六宗者乾坤

之六子取水火雷風川澤能生萬物故禋祀以報謂之六宗馬昭難云凡八卦者所以生育萬物若祭卦便應祭八卦豈但祭六明非六卦也意謂劉孔之意所以但祭六者以子不能成父之業故生物之功由於六子合𫝊成功而報故合乾坤而不祭也○鄭云宗者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謂六宗也王肅難云星則五緯之星合為一位辰則十二月之會次又合為一位名實不相副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而別為兩位文昌

之星獨分爲二五緯之星所主各異合而爲一義爲不安尋鄭本意以五星十二次各共成功故各合爲一司中司命所司有一不共成功故分而二王肅六宗亦以四時共成歲功得合爲一宗鄭以十二次五星各共成歲則何以不得各合爲一王此難無通義也已上並三禮義宗○晉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校經句闕無祭則祭地也劉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爲六又

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爲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禋者埋祭之名非升煙之祭○劉昭稱孔叢子之言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正謂未必然耳至昭以六宗爲祭地則穿鑿甚矣若三昭三穆及天皇五帝之議不待攻而自破也推司馬彪表云周禮無六宗之兆祭法無

六宗之文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極切於理○古尚書及鄭玄言六宗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許君謹案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祭義

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亦明矣禮記正義

羣書考索卷三十五